



最好的生日禮物

真的很巧，今年的農曆生日和公曆生日正好在同一周，都在星期三。我於是決定過生日周，以便很從容地安排生日飯局：正日給家人，周末給朋友，工作天給同事，教過的學生只好見縫插針，根據他們特長，借生日飯的機會把他們介紹給朋友們，讓他們多了解一些職業選擇的門道。

不過，要說這個生日周最有意義的事，莫過於「追星」。上星期五，巴黎奧運會內地健兒代表團訪問香港，我和英華書院學生梁均濤相約去他們下榻的酒店「碰運氣」，看是不是能一睹真容。我和梁同學都喜歡國乒隊的奧運四朝元老馬龍。當晚9點半，當我們來到慶地道時，酒店外面早已是內3層外3層水洩不通。市民們個個伸長了脖子。我和梁同學沒有辦法，只好遠遠地找了一處花壇，站到台子上眺望。沒過多久，載着奧運健兒的巴士從伊利沙伯體育館回到了酒店，人群開始陣陣歡呼。大家大聲喊着自己喜歡的運動員名字，全紅嬋、馬龍、鄭思維……震天動地。

待警戒線撤去，奧運健兒們早已進入酒店、回了房間。我和梁同學啥也沒看到，好不甘心。忽然，我看見了隨隊採訪的中央媒體記者是多年的老朋友，便央求他帶我們找馬龍要簽名，我還特意說，這是我的生日心願。朋友拗不過我，答應幫忙一試。我便和梁同學一起在酒店門口坐等。

大概過了1小時，記者朋友提着一個大袋子走過來，興沖沖地告訴我，聽說這是香港一名中學老師和學生的生日心願，馬龍很爽快地送給我一張巴黎奧運會的首日封，並在上面簽了名。

我激動極了。那大袋子裏還有一條大大的方巾，大概是鼓勵我們也多多運動。我把所有禮物都送給了梁同學，他說：「做夢都會笑出聲來。」



不要漏掉人生該吃的苦

不知怎麼回事，近些年凡與年輕人交流，聽到最多的就是「累死了」、「忙死了」之類的話。有的成天喊苦喊累，累得似乎不能動彈了，有的乾脆直接躺平。現在的年輕人，很多都是獨生子女，從小就得到父母的精心呵護，讀書、工作、成家……每一步都滲透着父母的心血。因為養尊處優，生活得安逸，遇到一點問題，就怨天怨地，認為命運對他不公。其實，有苦吃，有累受，那才是人生真正的樣子。

人的一輩子會很多苦，誰都要經歷，誰都逃不過。我小時候正好遇到3年自然災害，飢餓伴隨着我的童年，那時的生活真是極端困難。我們找野菜，採野果，凡是能吃的都會去嘗試一下。山上有一種很細膩的白泥巴，大人說那叫「仙米」，挖回來可以做粑粑吃。那天餓得實在不行了，鄰居陳婆婆就帶着我們幾個小孩上山挖白泥巴。

來到山上，我們照例先找野菜充飢。我發現了一棵野刺泡，紅紅的果實，酸酸甜甜的味道，是我們的最愛。我邊摘邊吃，吃到一顆有點苦，捨不得吐便嚥下了肚子。然後跟着陳婆婆挖白泥巴，挖着挖着，我就肚子痛起來，一會兒就口吐白沫。嚇得他們手足無措。回過神來的陳婆婆馬上把我抱到泉水邊，掰開我的嘴，讓小夥伴們捧水灌我，

然後陳婆婆把我倒過來拍我的背，我哇哇地大吐起來。吐了一陣，又灌水，然後又拍我的背，如是幾次，我吃下去的刺泡全部吐出來了。陳婆婆說，刺泡沒有毒，肯定是有毒的東西爬過，才讓刺泡染上毒了。好在毒素不多，我吐了就好了。可是這麼一折腾，我軟綿綿地一步都走不動。歇了好一會兒，他們輪流背我，才把我弄回了家。

刻骨銘心的飢餓，讓我懂得了糧食的重要。在後來的歲月裏，我珍惜每一顆糧食。在學校食堂裏，看見白花的米飯被倒掉，我會跟學生現身說法，告訴他們忍受飢餓的痛苦。讓他們懂得珍惜每一顆糧食的重要性，因為世界上還有很多人正在忍飢挨餓。

高中畢業下鄉當知青了。農村始料不及的苦，給我狠狠的一擊。日出而作，日暮而息，沒有節假日，沒有星期天，一年四季周而復始，幹着繁重的體力勞動。對於我這個剛走出學校，從來沒有幹過重活的人來說，無疑是巨大的挑戰，我內心的痛苦可想而知。挖土挖得滿手血泡，挑擔挑得肩頭紅腫，不能碰揆，每天腰酸背痛。但要面對現實，我只能從苦悶中走出來，學會了挖土、挑糞、栽秧、打穀。其中幾多酸甜苦辣，幾多箇中滋味，只有我自己才知道。這些苦難磨煉了我的意志和心



交流

從巴塞羅那的天空俯瞰下去，能看到一個個井田制的空間結構。大街將整個城市分成一個個小格子，每一個格子當中有一棟房子。它們多數是「口」字形，中間形成一個天井。於是，這個組合起來的房屋就成了一個天然封閉的小社區。

在這種社區裏，相互熟悉幾乎是遲早的事。因為它的空間結構本身就鼓勵交流。當夜幕降臨，每一扇窗子都活動起來，站在窗前，看向另外3個方向，每個窗子都有人，自然能感覺到這個小社區是一個脈動着的生命共同體。

希區柯克在《後窗》中曾經描述過這種場景。一個雙腿不便的人，通過觀察鄰居打發漫長的時日，結果發現了一起謀殺案。這是最私密的事，卻也能夠通過接觸被發現。還有一個例子，是《罪與罰》剛開始的一次散步。當時正值夏季假期，很多人都出城了，只有男主人公天天在外面散步。每次，他都能遇到同一個人。於是有一天，他一看對面，就不自覺地把手伸向帽子，想要脫帽致意，對方也做了同樣的動作。這時

候，雙方才忽然意識到並不認識，只好硬生生地把動作停下來。

這讓我想到一次旅行。我們一行人晚上誤入一個花園。那時候已經11月份，不過巴塞羅那依然很熱。這個花園更加熱鬧，從四周牆壁射過來的燈光慵懶地照耀着一樓的咖啡廳，穿着清涼的人們三三兩兩地小聲談話。關鍵是這個花園就在一個凹字形的社區當中。來到這裏，明顯有一種「進入」其中的感覺。儘管這個花園很大，並不侷促，可是它卻依然讓你有種來自於內部的安全感。這時候，空間這種具有物質性的形態一下子轉變為一種心理學。好像進入其中，你就屬於內部成員。實際上，這完全是封閉空間帶來的錯覺。

意大利的城市不一樣。它也讓人有種家的感覺，但是卻不是來自於空間設計，而是來自於人。因為意大利人根本不在乎是不是有遊客。沒有一個意大利人會為了顧及國家的面子而假裝友好和歡迎。無論是否有外人在，他們都吵鬧熱烈地過日子。當你來到這些城市，整個城市也像它的人那樣散亂地攤開去。不過說來奇怪，你卻會因為這種富於生



書香文化 港澳連心

8月中趁南國書香節，結伴同好妹妹明珠往廣州走一趟，至少要到法國館呀！

恰巧澳門的王國強先生帶領眾圖協朋友出席，難得見澳門館熱鬧有氣氛，而我們香港館也不遜色，好書不少，禮物扇尤其精美。

最難忘是致敬中法友誼之法國主賓館內設置的節目極豐富，除了有沙龍講座外，特大銀幕及多排白椅子，讓人步累了可坐下休息，並可欣賞多個機構合作製播的短片，內容多彩，有名勝推介、藝術、美食、高校教育、科技新知及體育遊樂，仍乘着奧運會的熱潮，吸引多人駐足打卡，亦可取得法國巴黎鐵塔模型擺件、法式帽子頭飾、法國繪本等拍照，令人樂此不疲哩。中法建交60年紀念的大字，反映這館着重良好之文化推廣合作活動，相信沙龍談親繪本之講座，必充滿童趣和創意。

我們又到香港館走走，這兒旁邊就是新疆館，好多新書，值得留影及慢慢看呀！

廣州南國書香節以「品味嶺南書香，閱見文明之光」兩金句作號召，舉行多天，展館大且內容豐富，我們只能今天參與，而某些聞名遐邇的出版社

展示，都因時限被迫割愛了。我們今次見疫情過後重辦，為支持特意來捧場，也正好去書展順道探望澳門的文友。時間於我，永遠不夠，現蒞臨現場，看到三四個館已很好了，雖然有點走馬看花，但還是能近距離感受書香氛圍，觀賞武俠館沾沾江湖英雄氣概，還是讓我開心不已。

南國書香節已辦了多年，一直很吸引愛書的人，我倆有福氣，生活磨難時，常被好書感染而生出勇氣，步向雙贏人生哩，所以我們特別嘉許推廣好書及書展文化。

面對好書文化推廣機會，我倆義不容辭熱情推介，當手觸及繪本心感受一種香甜溫度，把書中真善美愛種子存埋心田深處。

這趟走走看看書香節，很豐富精彩，誠然今年有太多佳美好書了，單說這本繪本《我和爸爸逛巴扎》(周翔著)已令我念念不忘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新疆好似水果王國，有寶石似的葡萄、香梨和哈密瓜等，我現在這書香的新疆館，瀏覽當中書行，腦中領略了新疆的魅力，深感這座城市充滿健康、生氣與顏值，此情此景，紙上感受詩畫新疆，實乃人生快事。



●新疆的圖書。作者供圖



英童難背《九因歌》

香港回歸祖國已20多年，此地縱有少數居民仍抹不去「戀殖」意識。外部勢力明目張膽搗亂十多年之後，有英語不靈光的港人將腦袋削尖、盲目移居這個歐洲大陸離岸的島國，然後才知道現實與理想有極大差距。

英、美、加、澳、紐，這5個英語國家向來是亞洲年輕學子升學的熱門目的地，並不是他們的教育辦得特別好，只是長期有優渥的教育和科研資源，能吸引世界各地的頂級學者和尖子學生加入他們的大學而已。

說到基礎教育，還是東亞儒家文化圈(海峽兩岸暨香港、澳門，及日韓新馬等國及地區)優勝。透過網上自媒體的報道，得知不列顛國竟在討論小學教育應修《乘數表》定為必修還是選修！持反對意見的人愛心太重，怕艱難深奧的算術入門，會叫平庸的英童吃不消！

中國小孩學《乘數表》有優勢，跟兩家語言的傳意效率(Communication Efficiency)有直接關係。過去香港有「慕英貶中」的文人胡說八道，鼓吹英語比漢語邏輯性更強。可單在「自然數」(Natu-

ral Number)這一項，漢語就比英語直截了當得太多了！

有學者認為人類不同社會較多用十進制，是因為我們都有十指與十趾，從身上取材，明白易用。英童面對第一個理解難關，是11(Eleven)和12(Twelve)。當然還有6(Six)、16(Sixteen)和60(Sixty)貌似相關卻又用上不規則字綴排列。我們1至10之後，是11、12……到18、19、20、21，清楚易明。如果借用中國的先進數序排列，英語可改為：11(Ten-one)，12(Ten-two)，13(Ten-three)……到22(Two-ten-two)……56(Five-ten-six)……等等。

回到背《乘數表》一事，我們受惠於漢字一字一音節，《九因歌》只涉及1至9，共81句，每句5字，所有中國小學生都應該力能所及。英童要背《乘數表》，除11和12之外，這「Teens」(13至19)麻煩，10以內就有幾個數不是單音節(Five、Six、Seven)也麻煩，這《乘數表》背起來就太拗口了。

《乘數表》是難是易，是否意味著英童與中國小孩的平均智力存在較大差距？或許要做個大型的跨學科研究呀！



你的舊愛別人的新愛

經濟發達的城市物質豐富，有時難免造成浪費。小姐們最是心裏有數，面對漂亮的衣、飾、鞋、袋、巾，常受不了誘惑，不顧一切便買下來。結果是穿不了多少次便感覺不那麼喜歡；或捨不得穿着以至身材變了再穿不下；買了忘了不流行了。大家總有些衣物，仍光鮮如新但已不再穿着了，丟了可惜，留下阻地方。這時可把這些舊愛，轉化成為別人的新愛，兼且藉以行善造福社會。

由高育賢籌劃的本地非牟利慈善組織Métier Minus，就正進行這「變法」，於9月5至15日，在皇后大道東14-16號，舉行為期11天的慈善二手名牌時裝義賣。這次是該組織的第4次慈善義賣活動，共收集得超過750件名牌二手精品，除為時尚界永續發展出一分力，更宣揚減少浪費。籌得的款項扣除成本後，將撥捐聖雅各福群會及旗下的Green Ladies，以及香港其他慈善機構，為本地青年和女性提供就業訓練及能力提升等課程。

Métier Minus成立目的是倡導有意識的購物理念，提倡貴精不貴多的時裝購物文

化，推廣減少時裝界的浪費。高育賢認為：「時尚(Fashion)可以成為喜悅的源泉，幫助我們探索個人風格和提升自信，因此Métier Minus希望能散播喜悅，把『Post-loved新愛』時裝購物體驗重新定位，並在購物的時候做善事。我們提倡『新愛』的概念，以延長以往珍惜但不再使用的名牌時裝的生命和價值。慈善義賣中的每一件衣物都曾經擁有這樣一個美麗故事，希望找到新愛主人後，繼續撰寫扣人心弦的故事。」

今次的合作夥伴有太古地產、太古廣場等等眾多單位。大家也可以成為Métier Minus Angels，若擁有任何狀態優良但不再穿着或使用的名牌時裝服飾都可以捐出，讓該機構以慈善義賣的形式為它們尋找新主人以延長其使用壽命，同時支持本地社區發展。



●高育賢為時尚推廣永續發展不遺餘力。作者供圖



看不見的重男輕女

中產們的精神家園山姆會員店近日上了热搜，原因是一款礦泉水爆火。這款以「弱雌性」為賣點的礦泉水，因被網傳「喝了能生兒子」而狂銷20萬件，有網友描述「基本上看到推車買水的都會拿上一箱」、「在懷孕，老公一箱一箱往家裏搬」……儘管從山姆到專家再到媒體都一再闢謠「毫無科學根據」，甚至譏諷「這也有人信？」但明顯「寧可信其有」的大有人在。沒水的時候人五人六，有水的時候原形畢露。一瓶1塊錢不到的「生仔水」，就像一陣妖風，無意中掀開了大城市中產們表面現代的時髦外衣，露出內裏那條重男輕女的封建底褲。

而這也正是如今社會尤其是城市中一個現象：重男輕女雖不再明目張膽，但它並沒有消失，只是被藏在了更幽深的地方，而懷有這幽深的人群之廣，遠超我們想像。「看不見的重男輕女」，正是「看不見的女性」中的一塊拼圖。

比如，現今若你問年輕人希望以後的孩子是男孩抑或女孩？不少人會說「都行」，甚至相當一部分還會說「想要女孩」。看上去很美，但若再追問一句「為什麼」，則很可能會出現如下答案：「女孩結婚不用給她買房」、「老大生女兒好，可以照顧弟弟」、「女兒是父母的小棉襖」，誠實點兒的可能還會坦白「要說想要男孩不是重男輕女麼？」……答案不少，但都指向「女孩的功能性」，偏偏少了「因為喜歡女兒」。

再比如，此前，「改名的招婿們」登上热搜，講的是隱藏在女孩姓名中的重男輕女和綿綿惡意。即便是大明星小S，其母也曾在節目上承認給第3個女兒起名徐熙娣，就是「希望再來個弟弟」。雖然父母

最終給孩子的愛不能用一個名字衡量，但無可否認的是，絕大多數名中帶「娣」字的女性，從一出生，就背負着長輩的一份失望，並永遠活在另一個男孩的陰影中。

不止是娣。《流金歲月》中的蔣南孫，名字來自奶奶想要個孫子而不得，故取「男孫」諧音；有網友的女性朋友叫「美腰」，原本覺得這名字美極了，一問才知道是她奶奶因她是女孩而希望她早早夭折，本來單名一個「天」字，是她媽絕食相拚，才換回中間加「美」，把「天」勉強換成「腰」；還有網友的女同學叫「辭書靈」，看上去也是好美的名字，但實情是她還有個龍鳳胎弟弟叫「辭嘉凌」，她奶奶取了這一對名字，她的「書靈」諧音即「輸凌」；而另一個網友說她姐姐叫「帆」，她自己叫「婷」，她妹妹叫「帆」，最小的弟弟叫「應」。她爸親口解釋過4個名字的意思：「梅」諧音「莓」，意女孩子晦氣。「婷」即「停」，意不要再生女孩了。「帆」意「煩」，3個女孩太煩了。而「應」，則是「終於順應了心願，是個男孩！」……這些女孩子，可能比直白的招婿們幸運一丟丟，但也只是一丟丟，她們只是少了讓旁人一眼望穿的尷尬，但糖衣下的惡意同樣濃重，她們背負的是和招婿們一模一樣的人生。

有個流傳甚廣的短視頻，一個男人晒出9個女兒和一個最小的兒子，並理直氣壯配文「我只想兒女雙全有什麼錯？」——「並沒有重男輕女是什麼兒女雙全」正是「看不見的重男輕女」時代的經典語錄。他們不會生了女娃就弱死，他們只是去搶生仔水，去暗戳戳起名寄意，去在每一個幽深之處流露出惡意，但這二者的本質又有什麼區別呢？